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藝十

嘉祐寺祥符禪寺住持華亭金常集

南宋

都杭州

○不輕曰

南渡高孝光

寧理度幼主

王高宗構

室已

而生

帝封康

王靖

康初學出

入

使幹離不軍是冬幹離不再來奉詔再
至大衛州守臣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相
往移京師伯汪伯方遣人亦止之相無相
東河東平請進相宗澤及磁州民遮道請無相
歸安向州澤勤騎物亦止之相無相
亦領兵仲伯渡遠詔康門副有色庶相無相
至亦彥河領以王州徙

皆此追濟州探報張邦昌迎元祐孟后聽政文武官吏
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邦昌下手書以迎立康王告中
使以孟后自來邦昌繼至伏地慟哭奉
即真來歛於母三慟哭拜受遂

改建炎元年

金國天會五年

廢上自正月至溫之江心改額曰龍翔東軒
曰浴日宸翰輝映○華林靈素故居爲
資福教寺○秦檜歸自金受捷粹意專

主和議○十二月金人冊劉豫爲帝國

號齊年改阜昌

嘉祐興元年○張浚妬能殺曲端盡失陝西
地

金國迎請栴檀瑞像到燕京建水陸

法師蘇陀室利西竺人也特禮文殊于五臺善闍呢術能通利神異頗多帝彌加重時羽士蕭真人亦高士也技術難問皆爲

師伏於是稽首後違世已金國唐括相公讚其真曰似似是是或云奇蘇陀室利西

華

二

曾七晝夜安奉於閔忠寺供養凡

住十二年

卯

金熙宗立名亶元名蜀刺馬太祖嫡孫宗浚之子治十四年完

穎亮之

西夏大德元年

竺來遊一百八歲雪色連腮碧光溢臂內
蘊真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
詔登壇咒龍落地赭色伽黎后妃親製施
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
路重來五峰遊禮我五佛冠冕殊何異圓

滿月面色非紅粹真人蕭生遙瞻拜跪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着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游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鑒經論窺其奧以爲不足恃謁照覺勝公問

心法久之出閑見真如詰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恃豪辯與之爭鋒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

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令辭去抵蘇州定患疾病幾死因念疇昔所叅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即日束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爲侍者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

藝

三

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真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鑑慙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精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慙愕然無對

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價籍甚
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厨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礙不可伐
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辟忽猛省

曰此臨濟用處耳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爾命分座說法崇寧初以母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丞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逞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真境

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治精金之悟今万知渠無摸索處

師嘗有頌云頂門直下轉霹靂針出膏肓深音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寢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

慧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
焉政和未有 肯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
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
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師曰相隨
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

藝十

四

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
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
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却鼻孔問忠臣
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
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衲僧家又作麼

生師曰威震寰區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坐
斷十方辯立千仞師曰看箭問不落因果
撼上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箇金剛圈曰
鴻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
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

不恁麼不恁麼雙睛不恁麼中却恁麼暗
裏隱明恁麼中却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
和座子極却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
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
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裸裸拆洒洒

是箇無庵鉢盂無影杖子熊耳山前少林
峯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間家俱深
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遺理盡見除方有一
箇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
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

藝十

五

生是極則處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
輶音輶庵流宣和中 詔住東都天寧 太上
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
至貴徃來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
然是時 欽宗在東宮師對 太上預有

至尊之識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
山 駕幸維揚有詔徵見顧問西竺法要
對曰陛下以孝心理天下西竺法以一心
統萬殊真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 太上
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 朝

達厚贐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于蜀太
師王伯紹迎居昭覺紹興五年八月五日
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
不必留頌聊示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
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真覺禪師

塔曰寐照

辰五月收免丁錢○

徽宗山間至以
卯四月前

平江虎丘隆禪師入寐諱紹隆和州含山
縣人生時岐嶷九歲出家依縣之佛惠院
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

飄然

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照禪師參扣之
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撫卷歎
曰想醉生波雖未能澆腸沃胃要且使人
譬如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欵爾於是欲訪之至
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

華子

六

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器
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
吞燭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
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
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

古今至授合處撫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鴻仰寒拾也父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徒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堅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

頭師於此有省悟復曰見箇恁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景上
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寺蓋修摩耶
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

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陝羣歸蜀曩之同叅輶輳川犇一時後生望山

藝十

七

而趙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恨所應皆懨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

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

寶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
也建塔于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

五夏

己 金廢劉預齊滅

卒 秦檜爲右相晏敦復逃而有憂色曰奸人相失 ○ 金天眷元年

宋詔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廟

西夏 仁宗拓跋仁孝立

是年秦檜張浚謀殺岳飛岳雲

○ 張九成登徑山

適大惠升座有神臂子之語泰
檜秉國謂誤朝廷竄師衛陽 ○ 金改

皇統
魏行經界田糧○韋太后歸自金○停給僧道度牒

金國英悼太子生日詔海惠太師于上京宮側剏造大儲慶寺普度僧

尼百萬大赦天下

癸 金詔海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

瑞像於本寺積慶閣中供養

翻譯名義平江景德法雲編次荆溪周敦

義作序

甲子癸

西夏元慶元年

皇帝

金海慧遷化帝偕后親奉舍利五處
立塔特謚佛覺佑國大禪師
費正月詔毀淫祠○秦檜經界兩浙四川等處

宸佛智端裕禪師入宋師吳越錢氏之裔嗣
圓悟初住鄧之丹霞遷住虎丘次徑山菴
居於西華秀峯勅住建康保寧移萬壽又
遷閩之延沙壽山西禪被旨補靈隱秋又

金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號登國
師座特賜金襤大衣及所用珍異
其欽敬古所未有帝后親奉接足
禮授

赴明之育王其法嗣淨慈水庵一等
邑金國完顏亮立太祖孫初名李烈校
主自立遷燕
爲諸酋弑於十
至江上改年天德

○西夏改天盛

紹興十九年牧庵忠禪師遷化名法忠姓

秉

金國與蒙國議和○蒙國自稱祖元

姚四明鄞縣人母夢異僧求寓止而娠既誕紫帶繞身自幼性專靜告雙親出家依郡中崇教院道英授經業年十九試所業得庶即預講肆究天台教旨於疏義入微亦頗自負一日暴所習於禪者爲其折服

藝十
九

因有疑於於禪宗趨天童交禪師以求決焉及於交言下知有機不發交使其南詢造閩之雪峯與需禪師語復不契聞佛眼遠禪寺居淮西龍門於是出蜀兼程至彼造次不忘提撕其未至處適縱步水磨歛

不得舉着後五日來却向女道一句子曰這一句子也不消得佛眼爲之解顧師遂作禮尋鋗佛眼度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蛇虎爲障山舒水緩處會意則居焉偶晦昏道傍有枯木數圍經野燒之餘尚存尋

尺內空且絜師兀然其中逾旬浹遠邇傳觀者甚衆師不欲顯異留偈紀之曰誰將三昧真空火爇却一株煩惱薪只有大根元不動更無枝葉撼風塵過去謁湛堂準禪師於泐潭酌酢敏捷準大奇之斯時黃

龍法社鼎盛預結夏制限其來者然死心道貌德威鮮敢攖其鋒嘗持劍夜造室曰聞老和上不懼生死是不死心擬對師以劍揮之死心引頸師擲劍于地作舞而退至相西親圓悟于道林悟深器之既而放

浪衡嶽眷車轍靈岩之有恠石有如卧牛師結茅其傍故榜牧庵棲遲二十餘年外形骸而自適或連宵而不寐或累日而忘浪髮長不剪衣弊不易天下禪侶雅稱爲忠道者四方衲子不以承顏鳥不足一時

墓

士夫無不聞風而欣慕樞密柳公仲古鎮長沙以法輪起師從於衆望師掉頭不顧題復以勝業虛席必欲迎致檄諸禪勸請師聞而宵遁追蹤至定明蘭若鼉鼓于堂致師于座緇素羅拜踰時不已師慨然說偈

曰咄哉黃面老將法付王臣林下無心客
官差逼殺人昔聞其言今見其事下座曳
杖趨勝業領住持事給事馮公濟川撰開
堂疏有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
室內持慧劍以相揮時爲師之實錄師既

曰吾將行矣索筆書偈曰六十六年遊夢
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書畢復謂衆曰
後事可依靈源清禪師遺範言訖瞑目而
寂

金廢度僧道

聲

藝

土

某九月上謂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多有絕
產令戶部撥以贍學出宋史○世尊示滅

二千一百年矣

太皇后韋氏高宗母也建崇先顯孝禪寺於杭
之高亭山詔真歇清了禪師開山爲第一

應世以荷負宗教爲已任亦不怯去留故
自勝業遷南木雲蓋公安大鴻五刹復赴
豫章師李吉甫請住黃龍太尉邢公孝揚
施金爲造壽塔於寺東之蘚源纔畢工而
方丈後山白光上騰群鵠飛鳴師顧之笑

代末幾示寂塔寺守中師左綿雍氏嗣丹霞淳公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卧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

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昧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

鑑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即彼即

此即一即多主伴融通重重無盡悲夫衆
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利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
孔含衆生三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
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

華

士

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
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
燈與燈一切一時普融無碍誠謂不可思
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於此境
或問即今曰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

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燈燈鏡本無
差天地山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
聲砧杵落誰家

是年改孤山寺爲延祥四聖觀遷圓法師
塔葬壯山鴻瑞坡○大惠移梅陽

齋

金改貞元正月張燈

史人王中孚
倡全真教談

馬丘劉和
之今尚存

及宋自秦檜專國士大夫名望者悉屏之遠
方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登
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

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褫其職名閭其

恩數猶庶官

亥雲臥紀談羅湖野錄成十月感山沙門曉

鑾撰字仲溫法嗣大惠果禪師

是六月有星晝隕○金改正隆元年○

詔大
惠復

十三

爲僧住持
阿育王寺

至八月詔收諸路給餘僧牒上曰佛法朕亦未嘗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

衆矣宋史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正覺十月遷寂姓李

氏母趙隰州人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七歲誦書日數千言通五經父宗道令出家得度於同郡淨明寺本宗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十八歲出家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至晉縫間或以無憑沮師邑尹見師英俊因以所執扇示之曰爲我下一轉語師即援筆書偈其上尹大喜爲請憑以行渡河之洛謁成枯木於汝州時丹霞淳道價方盛乃造焉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云井底蝦蟆吞

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覺忽悟作禮霞云何不道取一句覺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且去時年二十三矣霞退居唐州大乘亦從焉宣和二年霞

遷大洪爲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栗智雪豆宗保福悟鳳山釗皆參隨之後分座於圓通照闡提席下真歇住長蘆招居板首時衆踰千七百見其秉拂提唱皆服之出世泗洲普照嗣法丹霞矣比先分寺之

半爲神霄宮而又兩准祥饑齋厨空乏二
机時所湏雜以菽麥既至命純以稅庫僧辭
不給已而檀施填委徽宗南幸覺領衆起
居見寺僧千餘填擁道左威儀整肅異之
有旨召公面受聖語還其故寺之半建炎

藝

十四

初住舒之太平又遷江之圓通能仁謝事遊雲居謁圓悟會長蘆虛席大衆必欲得師圓悟與安寧郡王勉其行入寺未幾時大寇李在抄掠境上領衆入寺衆懼解散公安坐堂上以善語化之在等稽首敬服

麾退其兵餽金贍衆一方咸賴以安建炎
三年渡浙江至明州禮補陀道由天童適
其閩主衆見師來密白郡帥始辭而後從
未幾虜人犯境僧徒逃散公獨遲其來虜
至登嶺以望若有所見遂歛兵而退秋毫

衣端坐索筆作大惠書屬以後事又書偈
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天
連擲筆而逝詔謚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資六月有星晝隕八月地震○部育王大惠再住徑山
昴七月翰林李燾進皇朝百官表宋史

無犯人歎以爲神助焉九月被肯住靈隱
將行四衆號慕百鳥哀鳴十月有旨再還
天童前後垂三十年寺屋幾千間無不新
者紹興二十七年秋九月別郡帥諸檀是
月七日還山飯客如常入日辰已索浴更

農初行會子○十二月欽宗崩于五國城
詔復給僧牒市廩儲

金世宗立

名雍初名褒封楚王太祖
孫海陵王亮既肯盟南伐
以帝守京因自立都燕帝仁厚憲
俗不備兵國內安治在位二十九年

小堯舜謂改年大定

藝

五

大教東被一千一百年矣

幸孝宗睿即位初名伯琮太祖七世孫也母
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在位二十
七年壽六十八矣

金國移都燕京勅建大慶壽寺成詔

請玄冥禪師顥公開山第一代勅
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沃田二
十頃

榮改隆興元年是年六月十三日天童應庵
禪師曇華遷寂姓江氏蘄之黃梅人生而

奇傑骨目聳秀童稚便厭世故具決志

津濟群品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明年
爲大僧又明年杖錫參方首謁隨州水南

第去第退和上染指法味迺上雲居圓悟禪師一

見拊勞痛與提策以爲法故服勞難事趨

走唯恐居後會悟入蜀指似往見彰教隆
于宣隆其子也隆移虎丘師實爲先馳未
半載間通徹大法頓明圓悟爲人處未幾
禮辭遊諸方初今座於處之連雲處守遂
以妙嚴請師出世繼住衢之明果蘄之德

章饒之報恩薦福婺之寶林報恩江之東
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
宗末乃住今天童皆縉白欽慕同辭公舉
處處開大施門垂手未悟遠近奔湊如水
赴壑師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辯之屬皆從

摺

六

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撲縱殺活
尤號明妙師初有發明即與此庵時號元
布袋者同行反覆博約日益深奧及從此
庵於護國相得懽甚此庵云亡意於師不
無所囑而開堂嗣法不忘虎丘與近世眩

於名聞卒於利養燒香不原所得者異矣
每於住持泛應虛受雖料理建置小物細
故動爲無窮計未嘗苟且纖毫不可於意
即翩然竟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着
草鞋住院何至如蚯蚓戀窟勵勉徒衆不

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疾也猶掛
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將終戒以辯
世偈爲請師曰吾嘗笑諸方所爲而自爲
之耶區處院事纖悉不遺奄然趺坐而化
春秋六十一夏臘四十三

是年徑山杲禪師入寂諱宗杲宣州寧國
奚氏子幻警敏有英氣年十三始入鄉校
一日與同窓戲謔以硯投之悞中先生帽
償金而去乃曰讀世書曷若究出世法乎
即詣東山惠雲院出家先是元豐戊午院

尊

士

塑釋迦像有異人丁生者語寺僧曰立像
一紀當生一導師大興宗教若像有難是
人方來像毀則是人亦有難崇寧甲申有
盜穴像腹取其所藏師以是歲適至事惠
齊爲師明年落髮受具繇是智辯自將凌

跨流輩閑古雲門錄恍若舊習聞老宿紹
理父依天衣懷公亟往上謁與聞靈寶與
肯趨寶峰湛堂準禪師見師風神爽邁特
加器重使之執侍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
無所讓準訶之曰汝未曾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爲所知障時李彭商老參道於準師
適有語曰道湏神悟妙在心空體之不假
於聰明得之頓超於聞見李歎賞曰何必
讀四庫書然後爲學我因此爲方外交準
將入滅師問孰可依從準以圓悟勤公語

之已而重趼荆渚謁無盡居士張公請銘
準塔公道望傾天下師登其門承顏接辭
綽有餘裕公稱譽之爲名庵曰妙喜字以
曇晦歸寶峰訖其事復見無盡從容問曰
居士謂我禪何如公曰子禪逸格矣師曰

宗杲實未自肯在公曰行見川勤可也於
是佩服其言放浪襄漢會大陽微禪師密
授曹洞宗旨尋游東都宣和六年圓悟禪
師被旨都下天寧師自慶曰天賜我得見
此老不孤湛堂張公指南之意遂造天寧

及聆其陞堂法要迥異平日所聞即傾心
依附閱四旬圓悟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
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有人問天
寧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
言下豁然頓悟圓悟大喜遷師擇木堂以

藝

六

古今差別因緣密加研練一日圓悟飯超
然居士趙公師預坐忽忘舉筋圓悟顧師
而語超然曰是子叅得黃楊木禪也師既
爲所激乘間扣曰聞和尚嘗問五祖話不
知記其答否圓悟曰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作麼生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師廓然脫去知見玄妙圓悟深可之使掌記室著臨濟正宗記畀馬分座令接納繇是以竹蓖應機施設電閃星飛不容

擬議焚林浩然歸重右丞呂公舜徒奏錫佛日之號虜人犯順欲名僧十數北去師烏所挾會天竺密三歲日與論義密尤敬服尋得自便趨吳門虎丘聞圓悟遷雲居欲徃省覲道金陵待制韓公子蒼與語喜

藝平

十九

之以書聞樞密徐公師川曰頃見妙喜辯惠出流輩又能道諸公之事業褒褒不勸實僧中祀祚也抵雲居爲衆第一座譏訶佛祖辯搏無礙圓悟亦讓其雄會世擾攘入雲居之西結庵于古雲門寺基因以爲名閱二十年辟地湖湘轉仰山邂逅竹庵珪禪師相與還雲門著頌古百餘篇久之游七閩居海上洋嶼師閔諸方學者困於默照作辯邪正說以救其弊泉南給事江公創庵小溪延請師居縗素篤於道者畢

集未半年發明大事者數十人鼎需思岳彌光道謙遵璣悟本等皆在焉一日叅政
華音李公漢老聞舉庭柏詰有省師可之及公疾革作偈寄彌光有深將法力荷雲門之句師平居絕無應世意圓悟在蜀聞之囑

丞相張公德遠曰杲首座不出無可支臨濟法道者公尋還朝適徑山虛席必欲致師師幡然起赴開法于臨安府治唱圓悟之道說泣竟侍郎馮公濟川問曰師嘗言不作這蟲豸今日鳥恁麼敗闕師曰盡大

地是箇果上座你作麼生見公無語及居徑山四方佳衲子靡然全集至一千七百師無他約束容其自律發明已見率常有之上堂問答具在本錄時惠雲院忘丁生之識毀釋迦故像而新之實紹興辛酉夏五月

也師於是月坐與張厚善者逢掖編置衡州廖通直李繹爲結茅圃中師既拘文不與衆俱率令散處花藥開福伊山時容其受道門庭益峻乃哀先德機緣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前叅政李公大

發時居鐸津翰林汪公彥章稅駕零陵數
通書
通書問道當軸者滋不悅移師梅州其地
荒僻瘴癘藥物不具學徒百餘羸糧從之
閱六稔斃者過半師以道處之怡然由是
居民向化至繪師像飲食必祀焉者有之

乙亥冬蒙恩詔還明年春復僧伽黎尋領
朝命住明州育王山逾年有旨改住徑山
天下宿衲復集如初時上潛藩雅聞師名
遣內都監詣山問佛法大意師陞堂有偈
云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爲法中王

於法得自在仍作頌獻曰大根大器大力
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偏
界明明不覆藏上嘉美久之建邸立復遣
內知客入山供養五百應真請師說法親
書妙喜庵大字并製贊寵寄曰生滅不滅

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師陞堂有
偈曰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
只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歇億萬
斯年注福源如海滉漾永不竭師子窟內
產狻猊鸞鷟之出丹山穴爲瑞鳥祥遍九

垓草木昆蟲皆懽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

如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揚妙伽陀第一義
中真實說師春秋高求解寺任辛巳春得
旨退居院之明月堂然宏法爲人老而不
勸上即位特賜號大惠禪師隆興建元自

號

主

恣前一夕有星殞于院之西流光赫然有
聲如雷師示微疾八月九日學徒問候師
勉以宏道徐遣之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
親書遺奏侍僧固請留頌爲寫四句擲筆
就寢湛然而逝壽七十有五塔全身於堂

之後

淳祐間晉陵尤焫號貳卿嘗題大惠語大
惠說法從橫踔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
弘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
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

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
悟昭昭靈靈一着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
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
惠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
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

足者也。靖早得於潘子善文云爾因取語

錄讀之至老不敢釋手。往在春陵永嘉徐

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憂愁涕

泣。靖授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

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貞然二人也。遂

收二萬斛常住。由是豐足。

甲申沙門祖琇號石室撰隆興佛運通論成行

于世

首乾道元年

夏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肇

主

癸詔上竺若訥講師於四月八日選五十僧

入內觀堂行金光明三昧祈福。邦家

之靈驗如此。蓋靖之親覩也。云云

詔蔣山大禪了明禪師繼席徑山師秀州
陸氏嗣大惠化楊和王姑胥莊田供衆歲

會

金國十月一日詔顓禪師於東京翔

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吒

五
普庵禪師入寂名印肅袁州宜春余氏子
六歲夢一僧點其心曰汝他日當自省既
覺以意白母視之當心有一點紅瑩大似
世之櫻珠父母因此許從壽隆院賢公出
家年二十七落髮越明年受戒師容貌魁

奇智性巧慧賢器之勉讀法華師曰嘗聞
諸佛元旨必貴了悟于心數墨巡行無益
於事遂辭師游湖湘謁大鴻臚庵忠公因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忠公豎起拂子師
遂有省後歸受業院紹興癸酉間有隣寺

慈化者衆請住持無常住師布衾紙衣晨
粥暮食禪定外唯閱華嚴經論一日大悟
徧體汗流喜曰我今親契華嚴境界遂述
頌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
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自後

草

主

發爲言句動悟幽顯有不期然而然者一
日忽有僧名道存冒雪至師目之喜曰此
迺吾不請之友矣遂相與寂坐交相問答
或笑或喝僧曰師再來人也非久當大興
吾教迺指雪書頌而行至斯慕向者衆師

乃隨宜爲說或書偈與之有病患者折草
爲藥與之即愈或有疫毒人迹不相往來
者與之頌咸得十全至於祈禳雨暘伐恆
木毀淫祠靈應非一由是鴻新_{梵字}或問師修
何行而得此師當空畫云還會麼云不會
師云止止不須說其峻機多類此忽一日
索筆書頌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
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
應權機爲汝清(一)枯木救度復示衆曰諸
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入吾室者必能元

契矣善自護持無令退失索浴更衣跏趺
而寐時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世壽
五十五僧臘二十八奉全身于塔焉

是年金國慶壽真禪師塔于嵩山其文略

曰諱教身號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先有
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山居任城有年矣齋
于芒山村倚樹而化見夢于女第馮自彭
村浮圖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
光道家馮語其母及其子其夢正同詰旦
至光道家師母劉夜夢安公來求寄宿是

日師果生馬拳右拇指似不能伸瞬而未笑同業福廣福堅聞之來謁徑問安兄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常獨卧空室其母聞人誦摩訶般若波羅密驚顧襁褓師猶囁嚅及醉試以經卷酒杯遽拾徑卷少

藝

十四

長不如葷血唯見僧行造門輒喜從之故一時皆呼以馮山主芒山村碑之於石七歲出家禮本州崇覺院圓公爲師十三受具足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必領僧萬指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公法席之勝

自汴梁發足是夜寶公夢慶雲如金芙蓉紛亂墜以告人曰吾十年無夢矣此何祥也翌日師來寶公心獨異之師朝夕參扣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馬上憶擊板因緣有省凝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德滿驚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于隕涕歸以語寶公公曰此儼卧人似欲轉動猶未印可曰曾看日向佛公案否師笑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庄禪但再參去定

有自得力處一日師因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着箭咄寶公遂記前曰吾謗汝不得也諸方知師得法懇求出世師亦知緣至輒往應命五坐道場嵩山之戒

藝草

壬

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左丞相夾谷清臣請師住中都潭柘歸隱缺門復駐錫于濟州之普照方丈後欒樹翁齋中有一株亭亭然高丈餘群鴉以次來巢其上下十二級如浮圖

狀衆賀曰和上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數日奉章朝旨主慶壽寺二年退居缺門知河南府國公石抹仲溫以少林虛席請師繼之居無何師復引去徜徉嵩少間者數年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其嗣

香山江延師于西堂慈雲海復乞侍奉至興定己卯秋七月十日謂衆曰汝輩各宜着力索筆書頌其末後句云喫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享年七十僧夏五十有八闍維焰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

灰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圓珠至是爆
然飛去收靈骨建塔焉

贊金國世宗真儀皇后出家爲尼建

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西

夏乾祐元年

嘉乾道七年正月二十日靈隱賜堂惠遠禪
師奉詔見選德殿師奏曰臣生西蜀眉山
遊方逾四十年在山間恭聞陛下即位以
來日應萬機道冠千古覆護教法契合龍
天是謂以佛心而治天下臣嗣法佛果圓

悟禪師上曰圓悟是誰奏曰臣之師名克
勤太上皇帝駐蹕維揚時賜號也上曰恨
昔不見其杲老如何奏曰與臣同出圓悟
之門上賜坐上問曰如何免得生死奏曰
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上曰如何得悟曰

華

二十六

本有之性但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上曰
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
奏悉皆不是上曰一切處不是如何奏曰
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師
復奏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上曰即心

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恁麼作心
上曰如何是心師正身义手而立曰只者
是上笑徐問德山臨濟機緣師具奏之復
奏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
一句上曰是那一句奏曰好語不出門上

曰不與萬法爲侣可參乎奏曰老龐致此
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
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
然上曰得道者誰奏曰學道之人隨其器
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

學佛者衆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
遂謝恩下殿上曰後更要說話在奏曰謹
領聖訓乙未正月初五入拜帝製原道論其文曰朕
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
紜未有能辯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擾聖人
藝

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性命
棄外形骸不着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
又何與禮樂仁義然尚立戒曰不殺不盜
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
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

此於仲尼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所爲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言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

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楊雄謂老子樞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唯仁爲大老子之所謂慈豈

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爲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遍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爲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爲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

施不同耳舜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爲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帝嘗於選德殿製觀音讚賜上竺刻於石

其詞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即應妙不可思

袁正月駕幸靈隱八月七日詔靈隱徑山天

竺一集內觀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華

主

坐咨論法要十月三十特賜遠號佛海

禪師

卑詔賜內帑二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

歲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輪寶藏

宋淳熙○詔賜

上竺白雲堂印
是隱直指堂印

皇帝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
通

李金國大定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

隱禪寺今大都三山命玄冥顥公開山

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翁淳熙九年二月十九日沙門可觀卒字宣

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南屏精微師

聞車溪擇鄉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日聞

舉唱般若寐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降氣
湯玉惠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若

不謂寶鐵床非苦戀又易非遷歎曰語言文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藏居閣世堂爲楞嚴補注嘗以祥符延閔兩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

藝十

元

道七年丞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指座云宵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淳熙七年皇子

魏王牧四明諱惟溫惠憲王孝宗次子用月堂遺書之

薦請主延慶時已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冕師在天竺受請曰王者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衆見行李寂寂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庵無疾而逝壽九十大惠先沒二十年矣

皇帝註圓覺經二月遣中使賚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甲辰

金大定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

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

歲度僧尼十人

已宋遣致仕黃門侍郎宇文虛中別號龍溪

居士奉使

往來計湏信宵中別有天

金國詔請留仕翰林承旨對越談論
多引儒書證成釋理累贈金帛受
以給貧囊無挑藥金朝儀禮皆公

定制壽一百八歲無疾跏趺援筆
朗吟而往詞曰去國匆匆幾度年
公私無事兩忻然當時議論何能
固今日機關別有緣萬事已從前
世訂英名留付好人傳孤身不作

葉

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十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一冊